

潜伏



李西闽 主编

『集结号』大型军事文学系列 II

这是精神的高地。

我们可以卑微地活着，但是精神需要崇高。我们处在平凡的世界，目光应该看得高远。战争年代，英雄用血来坚守高地，气壮山河！硝烟远去，英雄的气息还在弥漫，在烽火狼烟中体味阅读快感，灵魂得到洗礼和提升。

李西闽：《沼泽》：浓雾中的真相子弹般击穿人心！

焦国力：《六日惊魂》：一个异国军人身陷绝境如何脱险？卢洪营：《潜伏》：叛逆特工绝地厮杀，祖孙三代兵戎相见。

阎欣宁：《鹰啸》：美丽小姨和飞虎队飞行员的故事在战乱中继续……白衣卿相：《战之策》：这里展现的是充满智慧和力量的古代战争！

人活着总有一些高地要坚守。战争年代，那些英雄用血肉坚守高地，气壮山河！当硝烟远去，我们是否还能感觉到英雄的气息？

或者我们只能从军事文学作品中寻找到英雄的影子，那些已经定格在历史高地上的英雄，形象各异，目光却是一样的，充满了燃烧的火。

《诡枪》下部为我们揭开了穿过迷雾的子弹的秘密，把我们带回了几十年前的一次阻击战，那在原始丛林中坚守了一生的英雄震撼人心，让我们在钦佩英雄的同时，也对人世的沧桑发出心酸的感叹！

《潜伏》里的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沙书勇在抗日战争中是个让日军胆寒的传奇英雄。三十年后，秦书勇的孙子秦远也奔赴了抗美援朝的战场……祖孙两代人的英雄传奇不是巧合，有它的必然性，是一种铁血精神的延续。

《鹰魂》还是在讲小姨和飞虎队飞行员的爱情，这交织着血与火的爱情故事，于是就有了它应有的高度。作者阎欣宁多年来一直坚守军事文学的高地，他的作品显得那么的诚挚和珍贵。

军羽是成都军区的青年女作家，她的小说《虎祀》虽然篇幅短小，却写得大气磅礴。白衣卿相的古代战争小说《战之策》让我们重新回到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体味冷兵器时代的搏杀。

还有《六日惊魂》，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波黑的故事，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在蓝天上叱咤风云的时候，他很容易成为风光的英雄，但是当他离开了自己的战机，手无寸铁地降落在敌方的丛林中的时候，他还会是英雄吗？人们常说“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可是我看到的这只“凤凰”，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它都是一只美丽的、闪动耀眼光辉的“凤凰”。这只“凤凰”的光芒来自他对生命的珍视，来自他顽强地与各种艰难险境作斗争。作者焦国力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是为了评述战争，只是为了真实地记录一个处在险境中的生命如何战胜种种艰难险阻，重新回到自己的部队中。故事中的主人翁经历的种种艰险，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但是他面对困难表现出来的精神是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故事中的主人翁吧，也许他会给你战胜困难的力量。

我们提倡一种有意义的阅读，这种阅读有好看的故事，但是区别于时下太多的没有灵魂的流行作品。这就是军事文学，它不仅仅让我们在烽火狼烟中体味阅读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和提升。

这是精神的高地。

我们可以卑微地活着，但是精神需要崇高；我们处在平凡的世界，目光应该看得高远。只有守住了精神的高地，才能守住我们的人格和尊严！

集结号 II

LATENT

潜伏

【域外风云】

- 004 焦国力中篇纪实小说：六日惊魂——波黑历险记
剑客短篇纪实小说：摩萨德美女偷“鱼窝”

【烽火狼烟】

- 027 阎欣宁中篇小说：鹰魂
061 军羽短篇小说：虎祀（外一篇）

【险境秘辛】

- 073 卢洪营中篇小说：潜伏
109 李西闽长篇小说：诡枪（下部）

【金戈铁马】

173 白衣卿相短篇小说：战之策

【百花山谷】

195 范范小雅中篇小说：为你一生流浪

【铁血荧屏】

219 军羽影评：当信仰成为真实的谎言
——韩国军事电影《实尾岛》述评



域外风云
YUWAIFENGYUN



SIX DAYS IN BOSNIAN
—HERZEGUVINIAN WAR

六日惊魂

——波黑历险记

焦国力 著

焦国力，空军大校。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科普作协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科幻小说和科普作品，并且多次获奖，是活跃在我国国防科普舞台上较有成就的科普作家。2000年被中国科普作协评为“成绩突出的国防科普作家”。被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中国科技协会聘为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评委会评委。2007年被中国科普作协审定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2007年创作的图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硝烟弥漫笼罩波黑

会议室里灯光幽暗，投影银幕上正在播映着战争的画面：

一门大炮的伪装网被取了下来，士兵们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粗大的炮口对准攻击的方向。“预备——放！”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口令，大炮的炮口喷出了红红的火舌，炮弹射向了远方。

画外音：这座城市的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大炮，还有许多重型坦克的炮口也对准了这座城市。人们无法正常生活，随时都有遭到炮击的危险。

画面上又出现了城里被轰炸过的街道，残墙断壁，倒塌的房屋的一角，粗壮的钢筋直愣愣地裸露着，街道上一片瓦砾。

画面停止了，会议室里灯光亮了起来。美国空军施奈特上校走上台，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就是波黑发生的战争！这个地区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如今这个火药桶又一次爆炸了！”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联队的任务是在波黑地区上空进行空中巡逻，严密监视交战各方的情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问题！”只见从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他叫奥格雷迪，是F-16战斗机的飞行员，空军上尉，笔挺的军服穿在他的身上，又给他增添了几分英武，“据我所知，波黑的战火已经燃烧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美国空军第31战术战斗机联队的官兵们都想知道的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波黑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简称，它是前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中的一个，它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北部，人口约450万，土地面积约为5.1万平方公里。这里的居民主要由三个民族组成，其中穆斯林族占44%，塞尔维亚族占32%，克罗地亚族占17%。这三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1992年3月3日，波黑在塞族议员强烈的抵制下，强行通过了波黑“独立”决议，坚决脱离南斯拉夫。很快，欧洲共同体宣布承认波黑独立，美国也立即表态，承认波黑的存在。这就等于把反对波黑独立的塞族人逼进了死胡同，但他们不甘示弱，随即将波黑境内的五个塞族人聚居区合并，宣布脱离波黑，成立独立的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穆族和克族哪里能容忍塞族在“眼中揉沙子”。他们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塞族独立。最后的结果只有刀枪相见，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就这样开始了。一时间，飞机、坦克、大炮、火箭齐上阵，波黑地区硝烟弥漫，火光熊熊，枪炮声不绝于耳。

奥格雷迪上尉听了波黑情况的介绍后，他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大问号：波黑的三个民族在闹矛盾，就像是一家中的三个兄弟打了起来，我们能管得了吗？不过，疑问归疑问，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奥格雷迪根据给他下达的飞行任务，仔细地察看飞行图，认真地做好第二天飞行的准备工作。

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之前，都要进行细致的飞行前准备，这些准备包括：熟悉飞行线路，了解执行任务地域的情况，检查救生装具的准备情况。

奥格雷迪小心翼翼地检查着飞行图囊和救生装具。飞行员每次飞行前要携带的飞行救生装具很多，大约有20余种，其中有一台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这是一种十分先进的个人用定位系统，俗称GPS系统。还有一部微型救生电台，这种电台既能发报，又能进行通话联络。他的飞行服的上衣口袋里还装着：急救包、伪装涂料、指南针、信号弹和一些救生食品。奥格雷迪又摸了摸飞行服的左边口袋，这里装着一张图，一张“救生图”。每次飞行前，他都要摸一摸口袋里是否装着这张图。这是一张用防水纸做的飞行图，上面画着波黑地区的飞行航线，它长为1.5米，宽为0.4米。这张飞行图有着十分神奇的作用，白天它可以用来遮挡阳光，夜晚，可以用它裹在身上抵御风寒，更奇妙的是，如果受了伤，还可以撕下飞行图的一个夹层，用它来包扎伤口。

一切都检查完毕，奥格雷迪走进飞行前休息室，一屁股坐进一张大沙发里，仰靠在沙发背上微微闭上了双眼。他趁起飞前的间隙，稍稍休息片刻。

“嗨！我的老伙计，怎么睡起觉来了？”莱特上尉也来到休息室，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只是闭目养神。”奥格雷迪说，“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莱特上尉是奥格雷迪的僚机飞行员，他们俩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只蚂蚱，每次执行任务他们都是一起上天，又一起返航。遇到战斗情况，通常是奥格雷迪攻击，莱特负责掩护。

“我看你今天的情绪不怎么高？”莱特说。

“是吗？”奥格雷迪不想否认，“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会遇上点什么麻烦。”

“在波黑执行任务，遇上点小麻烦是很正常的。”莱特宽慰他说，“在我们之前，去波黑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不是都很安全地返回了吗。”莱特总是这样信心十足。

就在几天前，也就是1995年5月31日和6月1日这两天，在波黑地区上空飞行的一架荷兰飞机和一架法国战斗机分别遭到地面塞族武装的袭击，几枚地空导弹喷着怒火向他们射来，结果是有惊无险，两架飞机毛羽未损安然无恙。这些情况，指挥部已经向全体飞行人员作了通报。

“但愿我们都能像他们一样，有惊无险，活着回来。”奥格雷迪一边说着，一边在胸前划起了十字，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上帝保佑，阿门！”

他们正说着，突然，警铃响了起来，休息室里迎面墙壁上的那盏红色信号灯也闪亮起来。警铃和红色信号灯都在告诉他们：立即准备起飞！

奥格雷迪和莱特抓起飞行装具，迅速从沙发上跳起来，疾速向起飞线奔去。

二、“萨姆-6”暗中埋伏

三年多的战乱，使波黑这块土地上硝烟四起，血流不断，难民无数。穆族、克族和塞族都有自己的军队。在这三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穆斯林族约有10万兵力，他们的背后有穆斯林国家撑腰。波黑的克族武装约有3万人，他们也得到母国——克罗地亚的大力支持，克罗地亚当局甚至派出了4万人的武装，奔赴波黑，支援克族武装的战斗。波黑塞族武装，是原南斯拉夫国家军队(人民军)解体后，留在波黑的4万余名塞族官兵组成的部队，它也是这三支部队中比较有战斗力的武装。塞族武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他们把前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许多重武器接了过来。这些武器绝大部分是前苏联提供的。

自从第一架北约的飞机飞到波黑上空，塞族的将军们就想到了手中的王牌——萨姆-6地空导弹。

萨姆-6的编号为“SA-6”，它还有一个绰号叫“根弗”。这个绰号是北约给起的，一般人并不这样叫，大家习惯的叫法是“萨姆-6”，它是前苏联武器库中的精品，在南斯拉夫军队解体的时候，塞族武装趁机得到了不少萨姆-6。

“立即派出几个SA-6导弹营，部署在3号至5号地区。”波黑塞军司令下达了命令。

3号地区至5号地区上空是北约空军飞行时的必经之地。SA-6是一种全天候近程中低空导弹武器系统。整个武器系统包括多功能雷达和三联装导弹发射架。主要用来对付在中低空飞行的飞行器。整个武器系统分别装在两辆相同的履带式车上。履带车的越野性极好，所以很适合作野战防空。

1967年11月，在前苏联的国庆节阅兵式上，SA-6导弹才第一次公开露面，随后，前苏联开始向许多国家出口这种地空导弹。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0多个国家装备了萨姆-6。

“SA-6能对付北约那些先进的战斗机吗？”塞军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说，“在1982年6月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战争中，以色列的一次空袭，就打掉了叙利亚部队部署在贝卡谷地的15个SA-6导弹营，引起世人的震惊。”

塞军司令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他说：“你们不要忘记，在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SA-6有过十分出色的表现。当时阿拉伯国家使用了SA-6，击落了以色列的许多战斗机。只要我们准备充分，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胜利就是我们的！”

就这样，“SA-6”鼓足了勇气，披挂上阵了。

SA-6的射程为5千米至25千米，它的射高为10千米至60米，也就是说，飞行目标在10千米以下，60米以上，SA-6都能把它打下来。它的弹体长为5.85米，最大速度为音速的2.6倍。它采用全程半主动雷达寻标的制导方式，战斗部的总重量为57千克，内

装烈性炸药40千克，战斗部并不是像子弹那样直接击中目标，而是采用战斗部爆炸的碎片杀伤目标。战斗部由无线电引信控制起爆，可爆炸成3000余块碎片，杀伤半径达18米。更值得一提的是，SA-6导弹上采用的是固冲一体化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发动机，把这种发动机用于导弹上，SA-6是第一个，这是导弹动力装置的一大突破。这种发动机使SA-6如虎添翼，它的推力比以往的地空导弹发动机推力提高了四五倍。

SA-6导弹以营为最小的火力单位，能独立作战，每个营配备一辆指挥车、一辆制导雷达车、四辆导弹发射车、两辆导弹运输车、一辆电源车、一辆运油车。每个导弹营行动起来，都是一个不小的车队。SA-6悄悄地进入阵地，北约方面就一点也没有察觉吗？

就在SA-6秘密调动的时候，美国的军用卫星发现了蛛丝马迹：卫星拍回的波黑地区的照片上显示，在3号至5号地区一带，出现了一些新的阵地。卫星的侦察报告，立即送往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

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五角大楼的官员们看了这份报告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甚至连问都没有再问那些新出现的阵地是什么，报告就被锁进了保险柜。北约部队和维和部队都不知道塞族军队的SA-6已经设下了埋伏。有人评论说：这是美国人高傲自大的典型表现。

奥格雷迪上尉和他的僚机莱特上尉更不可能知道：SA-6已经秘密进入了阵地，只等他们的到来，就像是猎人布下了陷阱等待猎物的来到一样。

奥格雷迪和莱特来到起飞线，分别走向自己的飞机。他们各自绕着自己的飞机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拍一拍机翼，摸一摸机身，检查一下起落架，就像是抚摸着一匹即将出征的战马。

这时，机械师向奥格雷迪走过来，他很潇洒地向奥格雷迪敬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战斗机准备完毕，未发现任何故障。”

奥格雷迪也很潇洒地向他还了一个礼，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转身登上了舷梯，坐进了座舱，开始检查座舱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仪表。一切都检查完毕，奥格雷迪关上了战斗机的座舱盖。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F-16战斗机滑出起飞线，滑向跑道，奥格雷迪和莱特驾驶着战斗机，一前一后，拔地而起，飞向战火纷飞的波黑地区。

三、“SA-6”大战“F-16”

1995年6月2日这一天，波黑地区上空的天气情况不很理想，天空中时常飘过一片片乌云。

奥格雷迪和莱特驾驶着自己的F-16战斗机，很快进入了波黑禁飞区上空。奥格雷迪扫了一眼座舱里的高度表，只见高度表的指针指向6500米的位置。他立即用无线电指挥自己的僚机莱特：上升高度，拉起！

按照规定，在波黑禁飞区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战斗机的高度要保持在7000米，这是一个安全高度。因为波黑塞族部队装备了许多俄罗斯生产的单兵肩射防空导弹，7000米以下，正是这种单兵肩射防空导弹的火力范围。

只见两架F-16箭一般地拉起，冲上了7000米的高度。透过F-16座舱玻璃，奥格雷迪向下望去。机身下方是滚滚的云雾，根本无法看到地面，但是，奥格雷迪的心中十分清楚，机翼下面的波黑土地上正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就在几天之前，也是在这个地区上空，波黑外交部长乘坐的一架直升机，被塞族武装发射的导弹击中，直升机像一个巨大的秤砣，从天而降，机毁人亡，波黑外长命丧黄泉。波黑塞族领导人多次声称：我们将击落入侵“我们领空”的所有飞机。奥格雷迪当然明白，塞族人所说的“所有飞机”肯定包括在波黑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北约部队的战斗机，也包括自己和莱特驾驶的F-16战斗机。不过，奥格雷迪并不相信塞族部队的武器能把他的F-16战斗机打下来。他的这种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F-16战斗机是美军武器库中的精品，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更让奥格雷迪骄傲的是，F-16从1978年正式装备部队以来，参加了数次战斗，战绩十分辉煌。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的八架F-16战斗机，悄悄地偷袭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原子能中心，几十枚炸弹在原子能中心附近爆炸，霎时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滚滚的浓烟经久不散。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被摧毁了，八架F-16安全返回，这是F-16诞生以来第一次投入空战。随后，F-16又参加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击毁了伊军的许多军用车辆。

F-16诞生以后，又经过不断改进，性能更加完善，设备也更加先进。奥格雷迪驾驶的这种F-16是1984年才交付美军使用的新型号，编号为“F-16C”，这是在“F-16A”的基础上改进的。1992年在伊拉克南部的“禁飞区”上空，F-16C超视距（超过视线的距离，也就是说，飞行员的眼睛并没看见对方的飞机）发射了一枚先进中距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这更使F-16C的名声大振。

F-16战斗机的外形看上去既小巧又威严，尤其是那略微向下倾斜的尖头，就像隼的尖嘴，F-16飞在空中就像一只巨大的隼，所以美军给F-16起了一个绰号叫“战隼”。最让人注目的是F-16战斗机采用的腹部进气道的设计，在F-16出现之前，战斗机的进气道大多采用机头进气或是机身两侧进气。采用腹部进气有许多优点，比如进气道不会吸入跑道上的外来物和机炮发射时产生的烟雾。现在这种腹部进气道已为世界上许多高性能战斗机所效仿。F-16C的机长15.03米，机高5.09米，翼展为9.45米，实用升限为17200米，最大挂弹约为6800千克，翼尖上可挂空空导弹，翼下和机身处挂架可挂空空、空地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最大平飞速度为2马赫。

奥格雷迪和莱特的飞机飞到了波黑北部、塞族控制区上空。突然，奥格雷迪听到一阵“嘀……嘀……”声，这是警报系统发出的警报声。F-16C安装了一种雷达预警接收机，一旦敌方的导弹搜索雷达、炮瞄雷达等设备照射到了F-16C，雷达预警接收机便会发出告警的铃声。奥格雷迪是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听到警报器的告警声，他立刻意识到：F-16已经被地面的防空武器捕捉住了。是什么武器？也许是防空高炮，或许是防空导弹。奥格雷迪的大脑立刻运转起来。不过，此刻他还是不相信塞族部队会有哪一种防空武器会射中他。就在他犹豫的瞬间，告警装置又发出了“嘀、嘀”声，这声音并不大，可是奥格雷迪却觉得十分可怕，甚至有点让他毛骨悚然，因为这个细小的声音告诉他：地面防空雷达已经将他的F-16锁住了，也就是说，地面的防空武器会立即向他射击。

如果奥格雷迪在第一次听到告警声，便立即采取躲避措施，摆脱地面雷达的照射，F-16完全可能躲过一场灾难。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说时迟，那时快！塞族部队毫不客气地朝奥格雷迪的F-16战斗机发射了几枚SA-6导弹。这些早就暗中埋伏的SA-6导弹，以两倍多音速的速度，向F-16直扑过来，其中一枚导弹在奥格雷迪和莱特两人飞机的中间爆炸，莱特上尉被爆炸的火球映得睁不开眼睛。这枚导弹并没有给这两架F-16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让他们俩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莱特上尉惊恐地看到，另一枚SA-6导弹接踵而至。导弹钻出云层，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尾迹，直奔奥格雷迪驾驶的座机而去，在奥格雷迪驾驶的F-16战斗机的腹部爆炸，SA-6就像一把利刃，一下把F-16劈成两段。F-16的尾部一段凌空爆炸成无数碎片，纷纷落下，而机首的一段像一个巨大的铁砣，向云海坠落下去。莱特多么希望能看到那个下落的“铁砣”中弹出一朵美丽的伞花，如果伞花开放，那就意味着奥格雷迪还活着。可是他的愿望落空了，白茫茫的云海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长机的代号：“EO，EO，请回答，回答！”遗憾的是，回答莱特的是一片寂静。

四、身陷丛林

莱特上尉没有听到长机的回答，他只好默默地记住长机坠落的方位，然后掉转机头仓皇返航了。

奥格雷迪的F-16战斗机被SA-6导弹击中的一刹那，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想喊，可是并没有喊出声音来，他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向地狱坠落，他被SA-6震蒙了。不过，奥格雷迪昏蒙状态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他很快恢复了神志，他定睛一看，F-16的机尾已不知去向，座舱盖也无影无踪，强大的气流把他紧紧地压在座椅上。他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这种时候应该采取的唯一行动是跳伞求生。想到这里，他的双眼

立刻“扑”向两腿之间的那个橘红色的手柄，那个橘红色的手柄刚一进入他的眼帘，他的双手同时抓住了它。

F-16战斗机座舱里的弹射跳伞装置是十分先进的，它可以在“零高度、零速度”，也就是飞机停在地面静止不动的情况下，把飞行员弹射到空中，并顺利地打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地降落到地面。弹射装置的动力是一枚火箭弹，它安装在F-16的座椅下面，当奥格雷迪拉动那个橘红色的手柄时，这枚火箭弹立即点火，把座椅连同奥格雷迪一起弹出座舱，几秒钟后，奥格雷迪与座椅自动分离。就在座椅分离的那一瞬，座椅的重力把降落伞的开伞器保险拉开，紧接着开伞器自动拉开降落伞。

降落伞张开了，白色的伞衣与白云融为一体，载着奥格雷迪缓缓地飘落。此刻，奥格雷迪举目四望，周围全是白云，他看不见蓝天，也看不见大地，脚踩着的是白云，头顶着的也是白云，他觉得自己似乎进入了某种仙境。他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此时他的僚机莱特上尉，正在白云上盘旋着寻找他。白云挡住了莱特的视线，莱特根本无法发现奥格雷迪。

就在莱特上尉返航的时候，奥格雷迪的降落伞也穿出了云层，他看见脚下是一片绿色的开阔地。对于跳伞员来说，开阔地比丛林地带要好得多，开阔地是十分理想的降落场地。因为丛林中坚硬的树枝很容易挂伤人，甚至会让跳伞员丧命。但是，对于奥格雷迪来说，在开阔地上降落，无疑会很容易地被塞军发现，成为塞军的俘虏。这时的开阔地要比丛林更危险。

奥格雷迪毫不犹豫地操纵着降落伞，向远处的一片茂密的丛林飘落。他要借助丛林这个天然屏障做掩护。

降落伞在飞快地下降，4000米……3000米，突然，奥格雷迪发现前方是一条白带子似的公路，公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卡车在行驶，其中有一辆卡车上坐着一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他清楚地看见士兵手中握着的枪，这是塞族士兵还是穆族士兵？或许是克族士兵？奥格雷迪无法从着装上来分清他们。同样，车上的士兵也不会看清降落伞下面挂着的是什么人。那么他们会不会朝降落伞开枪？奥格雷迪最担心的就是听见车上士兵的枪声，因为现在他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就是一个活靶子。他真希望降落伞能像他的F-16战斗机那样快，让他飞快地离开这些持枪的士兵。好在这些士兵并没有朝他开枪。或许这些士兵此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通报：美军有一名飞行员跳伞了。降落伞终于把奥格雷迪带到了那片茂密的丛林。降落伞落入丛林中的那一刻，奥格雷迪用两臂紧紧地护住了自己的脸部、头部，无情的树枝没有伤害他。

奥格雷迪双脚一落地，他便立即脱离开伞背带，箭一般地向丛林深处飞奔。因为他知道：降落地点很快就会被塞军包围，他必须在塞军赶到之前离开这个危险的地区。

眼前的这片树林虽然茂密，但树木并不高，奥格雷迪找了一片浓密的树丛躲了进去，他伏下身子，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动静。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多钟，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看来，天黑以前，他必须躲在这里，一动

也不能动。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中发出“沙沙”的响声。奥格雷迪的身体不能动，可是他的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运转。此刻他的脑海中闪现的是他在飞行学校进行生存训练的场面。那个威严而带着几分幽默的教官的声音又出现在他的耳旁：

“当你不得不弃机跳伞，那么落地后你必须找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白天所要做做的就是休息，保持体能，养精蓄锐。当太阳‘回家’之后，你就可以去干你要做的事情。”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些话，现在他正按照这话去做。

突然，奥格雷迪听到了一阵枪声，紧接着他又听到了一阵阵脚步声。他知道，这一定是塞族部队在搜寻他。从枪声和脚步声上判断，塞军士兵就在附近。

“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可要向你开枪啦！”有人用英语在大声喊，这声音很近，大约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

奥格雷迪知道这是一种恐吓，塞军希望能把他吓住，让他自己走出来投降，他没有上当，仍旧静静地爬伏在地上。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阵脚步声正向自己这个方向走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奥格雷迪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的心脏剧烈地跳个不停，身上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对自己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被发现了！”

脚步声越走越近，他已经看见了那双穿在脚上的军用皮鞋，鞋底踩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当时我有一个念头。”事后他对记者说，“如果没有人把我从地上抓起来，我绝不会自己主动从地上站出来。”

这是意志、毅力与心理的多重考验，奥格雷迪仍旧一动也不动地趴在丛林中。那双军用皮鞋从他的身边走过去，越走越远了。他长长出了一口气。

太阳“回家”了，天空暗了下来。丛林中除了树叶摇摆时发出的响声，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奥格雷迪翻身坐了起来，他开始检查一下自己身上还有什么装具和物品。

五、他还活着吗？

奥格雷迪最先想到的是救生电台，这是与营救飞机进行联络的重要工具。他摸了摸左胸前的口袋，救生电台完好地装在里面。然后，他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检查救生背心各部位的小兜。他先后找到了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GPS系统)、指南针、信号弹、信标机、燃火棒、急救包、吸水海绵和一些救生食品。他的腰间还挂着那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当他发现应急救生物品一样不少地带在身上，他的心稍稍平静下来，他知道这些装具和物品可以帮助他生存下去。

这时，奥格雷迪感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他实在是又渴又饿。他从一个兜里拿出四个装着饮用水的小塑料袋，每个袋中大约装着220克水，他一口气喝了三袋。然后他又摸出几块巧克力糖和压缩饼干，不停地吃了起来。这些食品本来是供跳伞的飞行员吃两天的，可是一顿他就吃掉了一大半。

夜幕完全降了下来。奥格雷迪知道，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区。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身旁的树枝，蹑手蹑脚地在丛林中摸索着缓慢地前进。他必须在天亮前，重新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他一丝不苟地按照“野外生存训练”课程所讲授的方法去行动。整整一个夜晚，奥格雷迪都是在强烈的生存欲望的支持下，摸索着行进。

天色渐亮，奥格雷迪在丛林深处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事后他才知道，这个小洞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为了躲避纳粹德国军队的搜捕而修挖的。洞穴的入口处覆盖着茂密的杂草，很难被人发现。奥格雷迪一闪，钻了进去。洞穴的空间大约有一立方米左右，只能容纳一个人，洞壁的上下左右都是坚硬的岩石，散发着阵阵凉气。奥格雷迪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立刻想到了那张“救生图”，他把那张图找出来，展开，盖在身上以抵御袭来的阵阵寒气。他知道，这个小小的洞穴将陪伴他度过一个漫长的白天。就在奥格雷迪身陷丛树的第一个夜晚，美国五角大楼有几个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美国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上将和他的阁僚们，听取了奥格雷迪被击落的情况汇报，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奥格雷迪营救回来。于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营救方案在五角大楼诞生了。美军首先建立了一个从太空到海面的立体搜寻网。太空中正在运行的两颗间谍卫星立刻投入到了寻找奥格雷迪的行动中去。这两颗间谍卫星的名字叫“漩涡”和“酒瓶”。这是两颗价格昂贵的“太空间谍”。每一颗都在三亿美元以上，它们都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现在它们沿着奥格雷迪坠机的航线，分别拍摄地面照片，然后把照片发回五角大楼，供营救人员分析。在空中，北约的飞机在电子干扰飞机的陪伴下，寻找可能出现的无线电信号。在海上，一个小型的舰队做好了一切营救的准备。美国的谍报人员也出动了，他们从各种渠道打探有关奥格雷迪的消息。

可是，一连两天没有得到一点奥格雷迪的消息。就在这时，波黑的塞族领导人通过电视画面给美国人送来了让他们吃惊的消息：被击落的飞行员已被活捉，并被当作人质扣压起来。播音员口气强硬地说：“如果美国人的飞机还要在我们的领土上投放炸弹，那么被炸的不仅仅是塞族人，还会有美国的飞行员。”

美军听到这个消息，吃惊不小，但是并没有放弃营救计划。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告诉塞族领导人，请他们出示飞行员已经落在他们手上的证据。当晚，塞族的电视台理直气壮地播放了奥格雷迪驾驶的那架F-16战斗机坠落的现场图像以及部分飞机残骸的特写镜头。

美国人把这段录像转录下来，反复研究。录像中没有看到F-16座舱的画面，也没

有看到降落伞，更没有奥格雷迪本人的任何镜头。美国人得出结论：飞行员不在塞族人手中，他一定还活着，就在飞机坠落的那个地区。

很快，美国人的结论得到了证实：在波黑上空执行搜寻任务的飞机报告，收到了断断续续的一些无线电信号，这些信号很可能是奥格雷迪发出来的。

这消息无异于给美军的营救计划注射了一剂兴奋剂。美国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上将似乎被这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神气地宣布：我们已经收到了奥格雷迪发出的信号，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这里与记者们见面。

福格尔曼上将的这番讲话非同小可，负责执行营救任务的伯恩特上校立即对他的这位上司的言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伯恩特在给五角大楼的报告上说，福格尔曼上将的言论等于是告诉塞族人：“飞行员还活着，你们赶快去捉他吧！”这会给营救计划带来很大困难！

福格尔曼上将接受了这个措词严厉的批评。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在举行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我们收到的飞行员发出的信号，很可能是塞族人为了迷惑我们而施放的干扰信号。F-16飞行员是否还活着，很值得怀疑。”他的这番话完全是为了迷惑塞族人。

讲过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很难再收回来。塞族人听到了福格尔曼上将的那番话，他们知道，F-16的飞行员还活着，而且美国人并没有弄清他的位置。如果塞军能找到F-16的飞行员，把他捉住，等于塞军手上多了一张王牌。于是，塞军采取了更为严密的搜寻飞行员的行动。

奥格雷迪的生命，经受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六、吃蚂蚁，喝雨水，制定秘密营救计划

就在美国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上将向记者们宣布奥格雷迪还活着的时候，奥格雷迪却在波黑的丛林中，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除了要躲避塞族人的搜捕之外，他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食物和水。

饥肠辘辘的奥格雷迪，第一次按照生存训练课程讲的要求，在丛林中寻找着食物。他身上携带的食物都吃光了。突然，他在树林的一个向阳的小土坡处，发现了一个蚂蚁窝。他想起生存训练课中讲到，蚂蚁是可以吃的。于是他用手掏开了那个蚂蚁窝，只见窝中的蚂蚁惊恐地四散逃窜，蚂蚁逃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没有多想，便迫不及待地抓住那些逃跑的蚂蚁，不停地往嘴里塞。蚂蚁的味道还真不错，带着微微的酸味，进入了奥格雷迪的胃中。这窝蚂蚁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会成为一位美国飞行员的美餐。肚中有了食物，奥格雷迪浑身又有了力气。或许是胃中需要水分来参与帮助消化那些蚂蚁，此刻奥格雷迪非常想喝水，可是身上带的水全都喝光了。他抬头望

望天空，这时他才感到雾蒙蒙的天幕上正降着细雨，这雨非常非常小，小到几乎你会认为这是在下雾。

奥格雷迪按照生存训练课讲授的方法，从救生背心的口袋中拿出了一块有两个手掌般大小的海绵，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吸取空中的雨水，又从树枝、树叶、草叶上蘸取雨水。很快，海绵吸足了雨水，奥格雷迪像婴儿吃奶一样，拼命地吸吮那块海绵。他喝足了。

严格的生存训练救了奥格雷迪。事后，奥格雷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年一度的野外生存训练课帮了我的大忙，飞行训练课让我学会了驾驶战斗机，而生存训练让我学会了如何‘驾驶’自己的生命！”

美国飞行员的野外生存训练课程是十分严格的，也是十分残酷的。通常，飞行员从航空学校毕业前夕，还要上生存训练课。先是学习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然后被空投到野外，锻炼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训练时，飞行员带上一定的食物和水，跳伞降落在森林或沙漠地区，一周内基地不与他们联络，任其与大自然抗争，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到指定地点集合。

雨水和蚂蚁使奥格雷迪又振作了精神，他拿出了跳伞后一直没有使用过的发报机，调整好频率，用莫尔斯电码发出了一串电波，他盼望他的队友们能收到他发出的这些电波。

就在奥格雷迪咀嚼蚂蚁的时候，一个秘密营救他的计划，在五角大楼形成了。这个营救计划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实在是够庞大的了。营救计划涉及到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四个军兵种的协调配合。

营救计划规定，空中力量由40架飞机组成：F-15“鹰”式战斗机、F-16“战隼”式战斗机、F/A-18“大黄蜂”式战斗机负责空中掩护。这三种战斗机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这次一齐出征，真可谓“倾巢出动”。

还有，美国海军的E-2C“鹰眼”式预警机担负空中指挥和预警；空军的EF-111和海军的EA-6B飞机担负电子干扰任务，使敌方的雷达失去作用；AV-8B“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A-10“雷电”式攻击机，AH-1“眼镜蛇”式武装直升机负责对地攻击掩护。十余种飞机在空中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营救掩护火力网。那么直接的营救任务由谁来完成呢？

担任营救任务的主角是“基沙奇号”两栖攻击舰。确切地说，营救任务由该舰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4两栖突击队的队长伯恩特上校和他精心挑选的40名突击队员来完成。

伯恩特上校身高马大体魄健壮，47岁，越南战争时曾是一位步兵连长，现在他领导着海军陆战队第24两栖突击队的2000名训练有素的官兵。他的部下都十分敬佩他，每次执行任务他都身体力行，就是在平时的日常训练中，他也常常带头摸爬滚打，时常弄得满身泥土。有一次，几位士兵在举杠铃，伯恩特也凑了上去，有位士兵开玩笑